

亚非拉文学作品选

俞灏东 编选



11/33

亚非拉文学作品选

第四册 现代文学

俞灏东 编选

夏大学中文系

一九八二年·银川

883296

目 录

现 代 文 学

《一把小麦》	〔印度〕普列姆昌德	(3) 懿 敏译
《地主的水井》	〔印度〕普列姆昌德	(13) 严绍端译
《可番布》	〔印度〕普列姆昌德	(17) 袁 丁译
《戈 舟》(第二十三章)	〔印度〕普列姆昌德	(27) 严绍端译
《母亲的初恋》	〔日本〕川端康成	(48) 叶渭渠译
《清兵卫与葫芦》	〔日本〕志贺直哉	(75) 楼适夷译
《为党生活的人》(第四章)	〔日本〕小林多喜二	(82) 卞立强译
《金兵卫老爹》	〔日本〕德永直	(93) 钱稻孙译
《出走记》	〔朝鲜〕崔海曙	(101) 辛 非译

诗三首	(112)
〔朝鲜〕金素月	宋祯焕 郑兆祥译
诗十二首	(116)
〔越南〕胡志明	
《远山发着青色》	(120)
〔蒙古〕达·那楚克道尔基	卢 永译
《羊羔和小孩》	(122)
〔蒙古〕策·达姆丁苏伦	刚 纪译
诗四首	(128)
〔土耳其〕希克梅特	铁 弦译
散文诗选	(140)
〔黎巴嫩〕纪伯伦	苏 玲译
《沙与沫》(格言选译)	(144)
〔黎巴嫩〕纪伯伦	冰 心译
《纳德日雅》	(148)
〔埃及〕迈·台木尔	孙琪璋译
诗四首	(154)
〔突尼斯〕夏 比	铁 树译
诗六首	(159)
〔坦桑尼亚〕夏巴罗·罗伯特	周国勇译
《阿拉亚》(第二十五章)	(167)
〔埃塞俄比亚〕格尔马秋·特克勒一哈瓦利亚特	江有梁译
《魔鬼井》	(172)
〔智利〕巴尔多梅罗·利约	严 林译
《诚实的人》	(185)

〔巴西〕蒙特罗·洛瓦托	孔令森 沈根发译
《在生与死的那一边》	(199)
〔秘鲁〕塞·巴列霍	罗婉华译
《伐木者，醒来吧！》	(209)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袁水拍译
《中锋在黎明时死去》(三幕剧)	(216)
〔阿根廷〕奥古斯丁·库塞尼	陈 军译

普列姆昌德

(1880—1936)

普列姆昌德是印度现代杰出的作家，印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印度进步作家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普列姆昌德出生在印度贝拿勒斯附近的拉莫赫村的一个农民家里，他父亲是邮局的一个小职员，他七岁时母亲去世。他的出身和以后他在农村教书和作副督学的职务，使他有机会熟悉农村和接近农民。

普列姆昌德是以小说家和批评家的身份开始他的文学生活的。他开始是用乌尔都语写作，以后改用印地文写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于1901年问世，第二部出版于1904年。从1907年起开始写短篇小说。

普列姆昌德一生辛勤的创作劳动，给印度文学留下了十二部长篇小说，二百五十多篇中、短篇小说、童话、电影剧本等。在现代印度作家中，他是最熟悉印度农村，最了解印度农民，又以农民生活为题材写了最多作品的第一个作家。他不仅高举反帝的大旗，对英帝国主义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而且也对印度封建势力，对那些仗着外国主子的势力骑在本国同胞身上的官僚、地主阶级，对印度的种性制度，对一切剥削者作了无情的揭露和严正的批判。他对几千年来受着重重压迫的印度妇女，对于社会上地位最低下的所谓“贱

民”阶层，寄予了深厚的同情。他的作品艺术地再现了印度现代社会的真实情况，深受广大人民的欢迎。

《一把小麦》描写了印度封建势力之一的僧侣如何利用神权对农民进行超经济的剥削。为了一把小麦，一家农民竟世世代代沦为奴隶，任人宰割。普列姆昌德怀着火一般燃烧的愤怒，揭露了印度农村中的这种不合理现象。

《地主的水井》对印度的种性制度进行了有力的嘲讽。小说的主角觉古和甘吉是普列姆昌德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贱民”。他们处处低人一等，甚至不能跟别人同喝一口井里的水。当甘吉为了替生病的丈夫去井边汲一罐新鲜的水时，心里战战兢兢，深怕被人看见，好象是去偷窃一样。普列姆昌德通过对甘吉心理状态的描写，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提出了控诉。

《可番布》（亦译《裹尸布》）这篇小说描写瞿输和玛陀夫父子二人对儿媳和妻子菩提耶的难产无动于衷，在她死后募化来的一点裹尸布钱，他们不去买裹尸布，而是到酒店里大吃大喝一通。作者认为他们对生活失去了信念、变得畸形和没有人性，是由于罪恶社会摧残的结果。

《戈丹》（或译为《祭祀牛》）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印度农村的一面镜子，也是印度农民生活的一部史诗。《戈丹》的主角何利是印度农民的一个典型，他善良、勤劳，默默地忍受着贫困和苦难的折磨，忍受着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压迫与欺诈，一切都听天由命。他一生中只有一个美丽的梦想，就是要买一头牛。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拼命省吃俭用，不知疲倦地劳动，把每一个铜板都积攒下来。可是，没等他的梦想实现，他就劳累而死。依照印度的习俗，

一个人临死时，一定要请婆罗门来行“戈丹”仪式，“净化”自己的灵魂，并以一头牛来酬谢这位婆罗门祭司，但何利一辈子想买一头牛都没买到，哪有牛来献给婆罗门呢？于是就把他生前省吃俭用积攒下来准备买牛的二十个安那，完全献给了婆罗门，作为牛的代价。

一 把 小 麦

有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个低贱种姓的农民。名叫香克。他是个纯朴的穷人，一心自己干活，不去过问别人的事情。他心眼里一点鬼计也没有，也不知道什么叫狡猾和欺骗。他不担心上当，自己也不给人当上。

他有饭吃时就吃一顿，没饭吃时，吃一点豆子也就满足了。如果连豆子都吃不上，他就喝一点水去睡觉。但是如果有人上门来，他就不得不放弃这种刻苦的生活方式了。

特别是逢到苦行僧或者马哈特马①来的时候，他更不免要用一些世俗办法来加以款待。他自己可以空着肚皮去睡觉，但是他不能叫一个苦行僧也这样办——苦行僧是神的信徒啊！

一天傍晚时分，有一个马哈特马到他家来过夜。他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身穿黄袍，头蓄长发，手托铜钵，脚上穿着凉鞋，还戴着一付眼镜。他的浑身装束使人想起那些马哈特马们——他们在富人的宅第里修身养性，乘着豪华的车辇赴圣地朝拜，吃着丰盛的饭菜使身心都能具有非凡的力量！

香克的家里只有大麦粉。他怎能用大麦粉款待一个马哈

特马呢？古时候，人们也许认为大麦很有价值；但是在现代，对于那些具有伟大而神秘的权力的人来说，大麦是难以下咽的。

香克非常着急，他能用什么食物款待马哈特马呢？村子里哪一家都找不出小麦粉来。住在村子里的只有凡人，他们中间连一个神也没有。那他怎么能在村子里找到只有神才吃的食物呢？

还算运气好，他发现本村祭司家里有一点小麦。他向祭司借了一又四分之一西尔^②的小麦，叫妻子磨成了粉。马哈特马吃得很好，后来睡得也很好。第二天早晨，他给香客祝了福，就上路去了。

每年照例要向祭司奉献两次粮食。香克自己忖度着：一又四分之一西尔是个小数目，他特为去偿还这么一点小麦也没多大意思。于是他预备在照例奉献五西尔粮食给那祭司时，额外再多加一些。这样那祭司就会知道，就会明白的。

到了收获季节，祭司来取献粮的时候，香克除了按往常的数量奉献之外，另外又加了两个半西尔的粮食。他想，这样一来自己的债已经还清了，可是他没有向祭司讲明。那祭司也从来没有提醒香克欠债的事情。可怜的香克怎么想得到，他这一辈子再也还不清这笔债了呢？

七年过去了。那祭司逐渐成了一个放债人。香克从农民降为雇工了。他的弟弟曼加尔跟他分了家。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农民；分家之后都成了雇工。香克曾竭力缓和他们之间的怨恨，但是事情最后闹到他们不得不分家了。当家里的炉火分炊的时候，香克伤心地哭了。

两兄弟现在彼此作起对来！这一个哭的时候，那一个就

会笑；这一个悲哀的时候，那一个就要大吃大喝。家庭骨肉的情分，兄弟手足的情分就在那一天猝然断掉了。他曾经辛辛苦苦象裁树一样地栽培了自己家庭的好名声；他曾经用自己的血汗去滋养了这棵树。他看见它被连根拔掉，他心里难过极了。

足足有一个星期，他不想吃也不想喝。他白天整天在炎夏的烈日下干活，夜里躺在床上让寂寞和悲伤咀嚼着自己的心。忧伤和苦工消耗了他的身体，人瘦成了一付骨头架子。他生病了，有好几个月都起不了床。

他们现在怎么活下去呢？这时，家里的地只剩下了一半，只有五比卡^③地和一头牛了。这还能种什么庄稼呢？最后，种庄稼变成只是为了维持家庭传统，做做样子了。至于生活，那只有靠给人杠活来维持了。

七年过去了。一天傍晚，香克干完活回家的时候，祭司在路上拦住他说：

“香克，明天来清你的帐吧！你该还我五个半满^④的小麦，可是你好象一点也不注意这件事情，你是想赖帐吗？”

香克觉得奇怪，问道：

“我什么时候向你借过小麦，搞到现在竟积欠了五个半满？你弄错了。我连一盎斯的谷子或是一派斯的钱也没欠过谁的！”

但是祭司回答说：

“就是因为你这种态度，你才活该挨饿！”

那祭司说着就提起了七年前他借给香克的那一又四分之一西尔的小麦。香克听了大吃一惊。啊呀，老天爷！他年年把谷子奉献给祭司，可是那祭司给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呢？祭

司每次来给他占个吉日，或是算个命，总是得到点献礼作报酬的。这是多么自私呀！他竟把这一又四分之一西尔的小麦吞成了一个要把他吞下去的怪物！

只要祭司曾经提起过一次，他就会把粮食如数量给他。祭司难道正是为了这个原因而一次也没提起这件事吗？香克说：

“我确实没有特别说明过，可是我每年向你奉献时，时常另加一两个西尔的献粮，现在你竟要我给你五个半满的小麦！我从哪儿弄到这么多小麦来呀？”

祭司说：“帐是一回事，献礼是另一回事。不管你给过我什么，那都是当礼物送的。你奉献的也许不是五西尔，而是二十西尔，可是礼物不能上帐呀！在我的帐簿里你的名下记着五个半满，你可以随便找谁来算算这笔帐！如果你还了，我就把你名字划掉，不然的话，这笔欠帐就要越滚越大了！”

香克说：“潘德⑤！你为什么要找一个穷人的麻烦呢？我连吃都吃不饱，从哪儿去弄这么多的小麦呀？”

祭司说：“你乐意到哪儿去弄就到哪儿去弄吧！我这帐上连一粒谷子也不能放弃，如果你今生不还我，下辈子也得还清的！”

香克吓得直发抖。如果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他就会说：“很好。我们下辈子再还吧。下辈子的算法总不会比这辈子的还要凶，至少我们没有证明这一点的证据。那我们何必为这件事担忧呢？”

但是香克不是这么有逻辑，这么实际的人。一笔债——而且是欠一个婆罗门的一笔债！如果他不还清，他一定会被

打入地狱的！他一想起来就要发抖。

他说：“马哈拉其⑥！我今生就把欠你的一切都还清。我干嘛要等到来世再还呢？我今生受苦受难，为什么还要把来世也糟蹋掉呢？但是这件事情是不公道的。你把鼹鼠垒的小土堆变成了一座山，你不该这么干，你是个婆罗门呀！你应该早些讨债，早些把这笔债清掉。那就不至于给我造成这么大的负担了。我会把这笔债还你的，但是你为这件事要在神的面前受惩罚！”

“这个我不怕，你倒也许要怕呢！我在那儿到处都有亲戚朋友，那儿的圣贤都是婆罗门。神也都是婆罗门呵！如果出了什么差错，他们会照顾我的利益的。唔，你几时还清你的债呢？”

香克说：“我身边什么也没有。我得向人去讨还是借贷。那时候才能够还给你。”

祭司说：“这个我可不能答应。七个年头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连一天也不能放宽。如果你现在不能还我小麦，你一定得立个借据才行。”

香克说：“反正我都得偿还，或是小麦，或是立个借据，对我没有什么两样。咱们就写个借据吧！你要几分利？”

祭司说：“市面上是五个西尔，我呢，算你五又四分之一西尔。”

香克说：“我已经都要还你钱了，就按市面上的计算吧。为什么要我吃亏四分之一西尔呢？”

债务算出来，一共是六十个卢比。他们按三分利息立了一张六十个卢比的借据。如果香克一年之内不把债务还

清，利率就要增加到三分半。八个安那的印花和一个卢比的手续费也得由香克出。

整个村子都咒骂那祭司，可是没有人敢当面咒骂他。每一个人都要和那放债人打交道。谁有这股勇气去顶撞他呢？

香克干了一年苦工。他发誓要在限期之内把钱还清。过去他家里本来就不做早饭，只是吃一点豆子。现在他们连豆子也不吃了。每天做晚饭时替儿子留点面包下来就算了。香克一向要抽一派斯⑦钱的烟，这是他从来不能放弃的唯一的享受。现在面临着这场可怕的折磨，他连这一点嗜好也牺牲了。

他把烟袋锅扔了，把水烟袋摔了，把盛烟草的罐子也打破了。他的衣服早已褴褛不堪，现在简直变成七零八落的一丝丝布条了。冬天他靠烧火御寒。这种顽强的决心所结的果实超过了一切希望。年终时他已积存了六十个卢比。

他想，他要把这笔钱交给潘笛特琪⑧，并且向他说：“马哈拉其！我很快就要把其余的钱也还给你了！”他只要再还十五个卢比就行了。潘笛特琪一定会通融的！他拿了钱把它放在潘笛特琪的脚下。

潘笛特琪觉得很惊奇，问道：“你是向谁借来的吗？”

香克说：“不是，先生，托您的福，我今年赚的工钱还不坏。”

祭司说：“但是这儿只有六十个卢比呀！”

香克说：“是的，马哈拉其！现在请你先把这笔钱收下吧！其余的钱我再过两、三个月还你。请你现在解除了我的债务吧！”

祭司说：“等你把所有的钱都还清了，我才能解除你的债务。请你再拿十五个卢比来！”

香克说：“先生，现在请你饶了我吧！我连晚上吃什么都没有着落呢！我就在村子里，一定要把其余的钱还清的。”

祭司说：“不成，我不喜欢罗哩罗嗦，也不喜欢作这样的交易。如果我的款子不能全部收回，那你就得按三分半的利率付利息。随你的便，你把钱带走也行，放在这儿也行。”

香克说：“好吧，我拿来的钱请你留下吧。其余的钱我另外想办法去。”

香克走遍了整个村子，但是谁也没给他钱；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信任他，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这点钱，而是因为没有人敢插在潘笛特琪和那个不幸者中间多事。”

物极必反，这是一个永恒的规律。香克干了一年苦工还是翻不了身，他的安分守己就让位给绝望的情绪了。他明白了，既然这样辛辛苦苦，积存起来的钱也还没有超过六十个卢比，那么，他现在怎么能够积存相当于这个数目的两倍的钱呢？

他既然总得背一身债，那么，一个满的债或是一个满又四分之一的债又有什么两样呢？他灰了心，开始憎恨劳动了。希望是热情的胚胎。有希望就有生命、力量和荣誉。希望是一切生命的动力。香克丧失了希望，变得什么也不在乎了。

整整一年来他舍不得买的生活必需品不再象个乞丐似

地逗留在他的门槛上，而是变得象头怪兽似的掐紧他的喉咙，得不到它们应得的供品就决不肯放松！在破布上打补丁也有个限度，过了这个限度就补也补不上去了。

现在香克拿到工钱时不再积存起来，而是拿去买块布或是买点什么吃的。以前他只抽烟叶，现在他对其他麻醉品也染上嗜好了。他不再担心还债问题，就好象他连一个小钱也没欠过谁似的。以前就是在发烧的时候他也去干活，现在他总是寻找借口不想去干活了。

就这样过了三年。在这期间那祭司一次也没有向他提起欠债的事情。祭司象一个狡猾的猎人一样，要一下子击中要害；时机没有成熟就去惊动猎物是违反他的政策的。

有一天，潘笛特琪把香克叫去，拿出帐簿给他看：除开已经交给祭司的那六十个卢比之外，香克还要偿还一百二十个卢比。

香克说：“这么多的钱我只能来世再还了！这辈子没法还！”

祭司说：“这辈子我就娶。如果本钱要不回来，至少也得把利息要回来！”

香克说：“我有一头牛，你牵走吧；我有一间茅草屋，你也可以拿去。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可以给你的呢？”

祭司说：“我不要你的牛。你还有很多可以用来抵债的东西。”

香克说：“我还有什么呀？”

祭司说：“如果没有别的东西，那还有你这个人！你总是要在什么地方干活的；我的地里也需要一个长工。你到我的地里来干活就算付利息，等你方便的时候，我再把本钱还

我。老实说吧，现在除非你把欠我的债还清，不然你就不能到别的地方去干活！你又没有什么财产，我怎能一点担保也没有就去冒把这么一大笔钱丢掉的险呢？谁给你当保人，保证你每个月付我利息呀？而且你在别处干活赚的钱连我的利息也付不起，那你怎能把本钱还清呢？”

香克说：“我给你干活就算付你利息；我靠什么过活呀？”

祭司说：“你有老婆，有儿子。他们都呆在家里当废物吗？至于我呢，我每天给你半个西尔的大麦当早饭。每年我给你一条毯子盖，也许我还会给你一件短衣服。除此以外你还需要什么呢？别人的确是每天给六个安那的工钱，可是那跟我不相干。我叫你干活是为了收我的利息。”

香克深深地懊恼了一阵，然后他说：“马哈拉其！这是一辈子的奴役呀！”

祭司说：“你爱叫什么就叫什么——服役也行，奴役也行！我讨不到欠我的债就不能放你。要是你逃走，我就抓住你的儿子。到你家再也没人可还我的钱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祭司作了这样一个决定，香克有苦无处诉。谁肯替一个雇农作担保呢？他也无处可逃。谁肯收留他呢？从第二天起，他就开始替祭司干活了。为了一把小麦，他手脚都被束缚起来，去当一辈子的奴隶！

要是这个可怜的倒霉家伙现在还有个宽慰自己的想法的话，那就是他想着准是自己前世造了孽，现世才遭了报应！！他的妻子现在不得不干她从来没干过的活。他的孩子们也差不多要饿死了。但是香克除了瞪眼瞅着之外一点办法

也没有。那一点小麦像神的诅咒一样，一辈子就压在他的背上。

香克当了二十年牛马之后，离开了这个毫无意义的世界。他死的时候还背着一百二十个卢比的债务。

潘笛特琪并不是那么残酷不近人情，他不愿意再去麻烦这个可怜人的来世了，他掐住香克年青的儿子的喉咙了。

直到今天，香克的儿子仍然在祭司家里杠活。即使他还可能得到超度的话，究竟等到哪一天，那也只有天才晓得了。

读者！这不是一篇神话故事！这是活生生的现实。这样的祭司和这样的香克，世界上有的是呢。

(麟 敏译)

①马哈特马是一种尊称，原意是“圣雄”或“学问渊博的人”。

②西尔，重量单位，约合两磅。

③一比卡合一千六百平方码。

④满，印度衡量名称，约合八十磅。

⑤潘德，对学者或婆罗门的称呼。

⑥马哈拉其，婆罗门或王公贵族的尊称。

⑦印度货币，一派斯约合人民币八厘。

⑧“琪”加在人名或称呼的后面即表示尊敬之意。